

一個知識青年的諍言

——評黃年著「臺灣政治發燒」

李震洲

黃年，民國三十六年生，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政治研究所肄業，筆名童舟、軒轅歲、何思偉、黃正平……，是聯合報最有價值的政治專欄記者。讚揚他的人稱他是「青年政論家」，攻訐他的人有的說他文字有點激進對黨外潛意識中認同，有的則說他文章稍微保守是國民黨的御用文化工具，他自己則以一個積極的第三者自勉。

黃年的文章個人色彩非常強烈，這種風味明顯得即使他使用新的筆名，或是用本報記者的名義發表，還是一望即知。其主要的特色有幾點：其一他的政論文字帶有濃厚的文學氣息，遣詞用字都極典雅考究，使人印象深刻，略帶詩人的氣質使他用捕捉文學的筆觸來建構政治說理別樹一幟；其二擅長製造政治術語，因而充實了其文字的內涵，使他的評論生動活潑意態鷹揚，有時流傳甚廣造成一時的風行，如稱無黨籍

政治人物的活動已瀕於「臨界狀態」等，其三具相當的理論水平，除了偶而出現的「夾槓」而外，他的專欄總使人感覺不是淺顯易懂通俗普及，因而半揣摩半理解的去體驗其含意，一般大學程度法政科系的學生尚且如此，更遑論藍領階級、黑手階級的領悟力了；其四文字極洗鍊豐盛，他往往不會採用相同的字彙語句來重複表達意思，所以給讀者的感受是論理清晰明確。

在「臺灣政治發燒」一書裏，有幾篇文章極為特殊。一是「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苟免的臺灣——給黨外人士的諍言」，這一篇由周玉瑞、金惟純、毛鑄倫等人聚會討論後，由黃年以「童舟」為筆名（取其同舟一命的意思）執筆撰寫的集體創作文字，是黃年式政治散文的典範。本文在聯合報以專論地位刊出，甚受朝野注目，時值六十七年中央民代改選前夕（後因

中美斷交停止舉行），執政黨的輔選機關大量影印張貼散發本文，對指引反對勢力走上健康理性的坦途，具有極大的影響。其中有許多警語，期待和祝福，至今讀來仍令人爲之動容，如「請不要利用選民來解決你自己的難題，請不要鼓動羣衆做爲你處理個人恩怨的工具」，「當你爲今人反對些什麼，請不要留下被後人反對的話柄」，「當你訴諸民衆的憤怒，請勿將這種憤怒視爲你政治撲滿中的金幣」，「他人的短處並非即是你的長處」，分段體的寫作行文方式，運用靈活恰如其份的生動譬喻，再加上誠摯熱切的盼望，這就是黃年政論文章的成功處。

另一篇意義重大的文章，是文長四萬字的「一次青澀的革命」，本文定稿於高雄事件之後，以筆名軒轅歲發表在六十九年元月號香港「明報月刊」，臺灣中間路線的代表刊物「大時代雜誌」曾摘錄轉載刊出於該誌第一卷第六期。這一篇文章是以一位旁觀的政治觀察者的身份而寫的，態度上稍嫌「客觀」、「中立」，未能明顯的配合當時的氣氛——「支持政府」，「貶抑黨外集團」，又爲了遷就香港政治中立的多元立場，行文的語氣採西元紀年不用民國體例，口稱

「國府」及「臺灣當局」，並對黨外人士的正面功能多所肯定讚揚，這是一篇不受執政黨歡迎，但的確是秉持着知識份子的道德良知深入探討問題的水準之作。它從臺灣政治反對勢力的演變開始，觸及了黨外陣營的社會背景內部因素，執政黨和黨外的策略關係，並挖掘到美麗島事件前的幾個徵兆，事件發生時的現場狀況，結論中他對激進黨外人士具有革命傾向的政治表態，稱之爲「一次青澀的革命」，並建議黨外殘存勢力「要對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國民黨政權的性格與社會大眾的脾氣，有較爲深沉的思考」。這一篇功力深厚的探索，基本上的立場是分析黨外政治力量的發展演變，並對他們的未來動向提供建言；對國民黨既無惡意也無威脅，但是使用字眼未加圓滑潤飾，也許會讓若干具有愛國心而又極端支持政府的讀者感到刺目、跳腳，如他說「黨外人士的問題因高雄事件而解決，這是國民黨政府在歲末所收到的一份最佳年禮，隨着新年的來臨，其它的訊息却是能源暴漲及中美協防條約廢止等，都是令國府頭痛的事」，如他藉着黨外知名女作家曾心儀之口，對以許信良爲首的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示威一事，形容爲「國民黨的戒嚴令

已不再是處女了，我們已強暴了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對於諸如此類觸目驚心的類比隱喻，我寧願相信他僅是爲了強化語氣而故做聳人聽聞之言，並不是對執政黨，對政府心存偏見。

和聯合報記者陳祖華在巡訪基層黨政建設後，刊出了黃年執筆一連五天的專欄特寫，在本書中也顯得十分突出。「能民主而後能革命」一文，對以「革命民主政黨」相標榜因而在民主、革命中相矛盾的中國國民黨，是很富積極意義的。爲了使這二種看似背道而馳的性格相調和，他主張在現實政治中落實以爭取羣衆的支持，欣賞羣衆的是非觀念照顧羣衆的情感因素，既民本而後民主最後革命的建立國民黨不朽的根基。「該掛黨旗還是國旗」一文，從十個對比的角度看國民黨的興革，他提議做爲一個黨員必先認同於國家，然後才可認同於政黨，就如同前美國總統詹森所謂的：「我是一個自由人，我是一個美國公民，我是一個民主黨黨員」，其間的脈絡關係是值得我們思考再三的。同樣的，一個黨籍議員，究竟是該重視黨的內部紀律，或是基於議員的職責以民意爲優先考慮？國民黨想像中的羣衆和實際真實的羣衆其間是否有差

異？國民黨要一大羣捧場的客人還是要交一個算一個的知心朋友？一個組織內部的公道重要或是一位卸職從政黨員的出路安排重要？這一連串的問題像一把又一把的利刃，刺在「基層黨務革新獲致重大成效」的浮面現象上，對國民黨的興革有極大的裨益。最後，以一個黨員的身份，黃年呼籲要「以辦救國團的方法來辦黨」，以使黨內的使命感、道德感得以提振，改變一般民衆對黨的印象，使基層黨部改造成爲國民黨權力的生產機構，而不是權力的支配或消費機構。

對於執政的國民黨，黃年持着恨鐵不成鋼的鞭策之情，全書幾近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對執政黨的評言。對強化中央民意機構的功能，對國民黨強化組織建立羣衆基礎，對三民主義建設的再擴大加強，對建立國家政府的新形象，對當前國家建設的參與結構等，他都下了功夫去思考過。對黨外人士的現存價值他先予以認定，因爲一個健全穩定而又理性的制衡力量，如果正常的運作發展，將足以對執政黨產生足夠的壓力，讓執政黨的從政黨員如履薄冰，如果反對者的素質能進一步提昇境界，因而產生負責任的監督，則更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拓展；可是默許鼓勵之餘，一但黨

外人士演出走樣，他立刻就毫不留情的大加撻伐。這是一種站在超然的地位，對衝突對立雙方皆能提出無保留的坦誠建言，正是「清流」所扮演的角色，有人稱此為積極的第三者，有人稱此為中間地帶；在宋國誠、黃宗文所編著的「新生代的吶喊」一書裏（該書已被警備總部查禁）就以「積極的第三者」來給黃年命名。

二極化是現實政治中最具危險性而又不易解決的狀態，欲舒緩此種衝突，就必須使不表示意見的沉默大多數，不再對政治冷漠，而把這些儲存的社會智慧及政治資源徹底發揮作用，他們的參與實際政治，他們的公道是非標準，將有助於社會的均衡穩定。從黃年的著作裏，不難看出他對中間勢力的信仰，他期望這一代年輕的知識份子能不斷的透過自我訓練，來擔當社會的仲裁人，來保存社會所剩不多的元氣，來做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書名取得極有創意，「臺灣政治發燒」，據作者在目序中所破的題，意義有三：其一近幾年屢屢出現的大規模羣衆場面，和若干政論雜誌的銷路超過發行數量較小的報紙，都顯示了政治熱的感染與流行，其

二政治熱即指發燒，整個社會在遭遇政治熱時，出現了調整適應的困難，而有生病的癥候，其三發燒是生病的預警，臺灣政治發燒是指對臺灣政治所作的預警報告。

人體的發燒是正常的「警報系統」，能使人注意到健康惡化必須延醫診治的事實；政治中的發燒預警系統則是民意機構，大眾傳播事業，及具有專業知識的學者，和良知理性的政治人物，透過它們的發揮功能反映問題，使得我們的政治趨於健全。政治上的制衡力量是必然存在的，這種力量如果突然在一個政治社會中完全消失，就等於一個人沒有發燒系統，這實在是整個社會的危機；黃年身為新聞記者，他努力嚐試對臺灣的政治環境提出警報，就本書的內容觀之，他並沒有繳白卷。

你想知道中間路線的具體實踐者是如何的盡他知識份子的言責嗎？你想知道這位積極的第三者是如何的超越甲乙二方的本位主義立場另闢新途徑嗎？你知道如何才能做一個有水準懂門道的觀眾，以便對政治舞台上的演員給予忠實客觀的評價嗎？我推薦讀者看這一位發燒青年的囑語——「臺灣政治發燒」。